

# 本草新编

Bengao Xinbian

清·陈士铎  
著

陈士铎

外经微言·脉诀阐微·辨证玉函

洞天奥旨

石室秘录

辨证奇闻

辨证录

本草新编

山西出版集团  
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
# 本草新编

Bengcao Xinbian

清·陈士铎 著



洞天奥旨  
辨证录

石室秘录  
本草新编

辨证奇闻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本草新编/ (清) 陈士铎著. —太原: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1. 5  
(陈士铎医学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377 - 3386 - 1

I. ①本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本草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R281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9158 号

点校: 文红旗 裴效华 张姣兰 毛俊艳 田松 焦建平  
员 圆 丁玉田 孙雅琴 杨萍 亢秋云 田建刚

陈士铎医学丛书

### 本草新编

---

著 者 清·陈士铎

---

出 版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
(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编: 030012)

发 行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(电话: 0351 - 4922121)

印 刷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---

开 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125

字 数 200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3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77 - 3386 - 1

定 价 20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

## 序 一

人不学医，则不可救人；医不读《本草》，则不可用药。自神农氏尝药以来，发明《本草》者数十家，传疑传信，未克折衷至正，识者忧之，冀得一人出而辨论不可得。吾弟子陈远公，实有志未逮。丁卯失意，肆志轩岐学，著《内经》未已，著《六气》书。今又取《本草》著之，何志大而书奇乎。嗟乎！陈子欲著此书者久矣，而陈子未敢命笔也。陈子少好游，遍历名山大川，五岳四渎，多所瞻眺，颇能抒发胸中之奇，且所如不偶。躬阅于兵戈患难兴亡荣辱者有几，亲视于得失疾病瘴疫死生者又有几，身究于书史花木禽兽鳞虫者又有几。是陈子见闻广博而咨询精详，兼之辨难纵横，又足佐其笔阵，宜其书之奇也，而陈子之奇不在此。陈子晚年逢异人燕市，多获秘传，晨夕研求，几废寝食，竟不知身在客也。嗟乎！真奇也哉。然而陈子雅不见其奇，遇异人忘其遇，著奇书忘其书，若惟恐人不可救而用药误之也。汲汲于著书为事，著《内经》、《六气》之书甫竣，复著《本草》。嗟乎，真奇也哉，而陈子更奇。谓医救一世其功近，医救万世其功远。欲夫用药之人，尽为良医也，则本草之功用，又乌可不亟为辨论哉。甚矣，陈子之奇也。予评阅而序之首，喜得人仍出吾门而折衷至正，实可为万世法，是则余之所深幸者乎。



吕道人岩题于大江之南时

康熙己巳灯宵后三日



## 序 二

山阴陈子远公，壮游宇内，得老湖丛著，轩岐之书。其见闻所暨及，既广且博，宜其书之奇也。虽然无识不可著书，无胆亦不可著书，阅览于山川草木禽兽鱼龙昆虫之内，而识不足以辨其义，胆不足以扬其论，欲书之奇得乎。陈子之识，上下千古，翻前人旧案，阐厥精微，绝非诡异，一皆理之所必有也。异胆横绝，浩浩落落，无一语不穷厥秘奥，绝无艰涩气晦于笔端。是识足以壮胆，而胆又足以济识也。欲书之不奇，难矣。吾与天师岐伯、纯阳吕公，嘉陈子有著作，下使再读碧落文，其奇应不止此。丁卯秋，访陈子燕市，陈子拜吾三人于座上，天师将碧落文尽传之，余传《六气》诸书。陈子苦不尽识，余牖迪三阅月。陈子喜曰：吾今后不敢以著述让后人。著《内经》《灵枢》《六气》告竣。又著《本草》，奇矣！而陈子未知奇也。百伤不遇，叹息异才之湮没不彰。嗟乎！有才不用，亦其常也。抱可以著作之才，不用之于著作，致足惜也。今陈子不遇，仍著书以老，是有才而不违其才矣，又胡足惜乎。况陈子得碧文助其胆识，则书之奇，实足传远，然则陈子之不遇老而著书，正天之厚陈子也。陈子又何必自伤哉。

康熙己巳暮春望后汉长沙守张机题于芜江





## 序 三

粵稽神农氏，首尝百草，悯生民夭折不救也。历代久远，叠婴兵燹，祖龙一炷，竹筒化烬，虽医人诸书，诏告留存，士民畏秦法，尽弃毁靡遗，收藏汲冢，缮写讹舛，非复神农氏古本。嗣后医者多有附会，是《本草》在可信不可信间，近更创扬异说，竞尚阴寒，杀人草木中，世未识也，予甚悯之。神农氏救世著《本草》，后人因《本草》祸世，失帝心矣。纯阳子吕岩与余同志，招余、长沙使君张机，游燕市，访陈子远公，辩晰刀圭，陈子再拜，受教古书，尽传之。张公又授《六气》诸书，因劝陈子著述，不可让之来者也。陈子著《内经》成，著《六气》，今又著《本草》，勤矣！陈子幼读六籍，老而不遇，借《本草》之味，发扬精华，其文弘而肆，其书平而奇，世必惊才大而学博也，谁知皆得之吾三人助哉。天下有才学者甚众，吾辈何独厚陈子？救世心殷，无异神农氏，则《本草新编》，其即救世之书乎。



云中逸老岐伯天师题于大江之南时

康熙乙巳孟春念九日也



## 序 四

陈子远公，所著《石室秘录》，皆传自异人，而于青囊肘后，阐发尤多，故拨盲起疲，捷如响应。余既序之，梓以行世矣。无何，复邮《本草新编》，余读竟而益叹其术之奇也，服其心之仁也。粤稽烈山氏，躬尝百草，教后世以医；轩辕、岐伯，相与论性命之学，即今《金匱》《灵枢》《素问》《难经》。一以天地阴阳、四时寒燠、五行屈伸、悔吝之道，通于人身之风寒暑热、五脏六腑、相生互伐、强弱通塞之机。盖古先哲王明乎天人合一之理，而后颐指意会，将使天下之人之病无有不治，且并其病也而无之而后快焉。是道也，犹之政也。先王固以不忍人之心行之矣。后世若淳于意、华元化、孙思邈、许颖宗、庞安时诸公，咸以医鸣，而长沙张公能集大成者，得是道也，得是心也。其间继起，立论著方，或少偏畸，犹滋訾议，而况其凡乎。自輓近以来，家执一言，人持一见，纷然杂然之说行，天人合一之旨晦，由是习焉莫测其端。狃焉莫穷其变，而冀得心应手也，必无几矣。陈子乃慨然以著作自任，上探羲皇，密证仙真，寤寐通之，著书累千万言。而《本草》一编，略人所详，详人所略，考《纲目》，辨疑诸善本，惟探注方与真贋、与甘温凉热治病炮制而已。兹则一药必悉其功用，权其损益，入某经通某脏，人能言之；入某经而治阴中之阳、阳中之阴，通某脏而补水中之火、火中之水，人不能言也。至或问辨疑，茧抽蕉剥，愈入愈细。举《灵枢》以上诸书，后世有误解误用者，必引经据史，以辨明之，使人不堕云雾中。洵乎陈子术之奇也。且其论滋补则往复流





连，论消散则殷勤告诫，而于寒凉之味则尤其难其慎，不翅涕泣而道之，固惟恐轻投于一二人，贻害者众；错置于一二时，流毒者远也。斯其心可不谓仁矣乎。

今医统久替似续，殊难其人。若陈子所云岐伯、雷公、仲景、纯阳诸先哲，或显形而告语，或凭乩而问答，殆亦悯医理之不明，欲以斯道属斯人也，陈子何多让焉。谋也，三载薪劳，一官丛脞，不能仰副圣主如天之仁以广仁政，而独于民人死生之际，三致意焉，故得是书而乐为之序。又减俸而付诸梓，亦欲举世读是书者，务求尽乎其心之仁，而不徒惊乎其术之奇焉，则夫古先哲王之所传，贤士大夫之所述，庶不至如伯牙海上，知音旷绝，而于以济世利物也，思过半矣。

康熙三十年岁次辛未仲春中浣之吉  
华川金以谋敬书于上元署中







## 自序

人非奇士则不能成奇书，铎碌碌无奇，著书乌能奇乎。虽然著书必求奇也，则书必不奇。铎髫年喜读《本草纲目》喜其奇也，未几赘内父壘仍张公家，张公好医手录《医贯》，余览之又惊其奇。饥驱出游，见坊刻缪仲醇《经疏》《广笔记》复奇之。思欲著书争奇而未有会也。甲子春遇纯阳吕师于西粤，商订发明古今医案，师笑铎之不善出奇也。且曰：“汝著书，曷不先著《本草》《内经》《灵枢》顾乃汲汲医案乎？”铎逊谢：“未遑以三书秘奥，非遇奇人又何易发明哉？”吕师曰：“子之志亦奇矣，吾助子成奇可乎。”丁卯失意，铎将游恒岳以抒发奇气，忽有二羽士访铎燕市，谈医论药多非人世所见闻者。铎叹奇甚，往还三月乃尽得其奇。铎因奇二公，二公曰：“吾两人何足奇，奇在汝师吕翁耳。”铎始悟师言所谓助我成奇者，非即此二公乎。嗟乎真奇也哉！铎不能奇而师助铎之奇，已足奇矣。乃师不独助铎之奇，又招二羽士同助铎之成奇，欲书不奇得乎？然而铎之心惟恐不奇，而又惟恐其奇也。书不奇则不足以惊世，书过奇则不可以传远。故铎之著《本草》也，既穷神抉奥，尽阐其微，复殚力研几更防其怪。庶几奇出于正而不诡乎，惟是铎非奇士空遇奇人，所著之书未必尽奇也。天下之大或更有奇士，以助铎之奇也，则铎书不奇而奇，实所厚望哉。

康熙己巳年花朝山阴陈士铎远公别号朱华子题于大江舟次





## 凡例十六则

一、《本草》自神农以来，数经兵燹，又遭秦火，所传之书多得之传写，鲁鱼亥豕，不能无误，一字舛错，动即杀人。铎躬逢岐伯天师于燕市，得闻轩辕之道，而《本草》一书，尤殷质询，凡有所误，尽行改正。

一、此书删繁就简，凡无关医道者，概不入选。即或气味峻烈，损多益少，与寻常细小之品，无大效验者，亦皆摒弃。

一、本草善本，首遵《纲目》，其次则逊《经疏》。二书铎研精有素，多有发明，非辟二公，实彰秘奥。

一、本草诸书，多首列出产、收采、修制等项，铎概不登列者，以前人考核精详，无容铎再论，以冒厥功。惟七方、十剂之义尚多缺略铎所以畅为阐扬，更作或问、或疑附之于后，使医理昭明，少为用药之助，幸勿作好奇观。

一、是书删《神农》原本者十之三，采《名医》增入者十之二，总欲救济生人，非好为去取。

一、气运日迁，人多柔弱，古方不可治今病者，非言补剂也，乃言攻剂耳，故铎所登诸品，补多于攻云。

一、《本草》非博通内典，遍览儒书，不能融会贯通，以阐扬秘旨。铎见闻未广，而资性甚钝，所读经史，每善遗忘，记一遗万之讥，实所未免，尤望当代名公之教铎也。

一、本草贵多议论发微，不尚方法矜异。铎所以叙功效于前，发尚论于后，欲使天下后世，尽知草木之精深，人物、金石之奥妙，庶不至动手用药之错也。

一、著述此书多得之神助，异想天开，奇思泉涌，在铎命笔时时有不自知其然而然之象，世有知心，自能深识，铎不敢夸诩也。





一、铎素学刀圭，颇欲阐扬医典，年来草檄，未遑尚论。甲子秋，遇纯阳吕夫子于独秀山，即商订此书，辄许可。后闻异人之教助，铎不逮者，皆吕夫子赐也。

一、是书得于岐天师者十之五。得于长沙守仲景张夫子者十之二，得于扁鹊秦夫子者十之三。若铎鄙见，十中无一焉。铎不敢没善以欺世云。

一、铎少喜浪游，凡遇名山胜地，往往探奇不倦。登眺时，多逢异人，与之辩难刀圭，实能开荡心胸，增益神智，苟有所得，退必书之笥中，今尽行采入，铎游历之处，入山惟恐不深。见琪花瑶草、异兽珍禽，与昆虫介属，异于凡种者，必咨询土人，考订靡已。倘获奇闻，必备志之，今罄登兹编。

一、行医不读《本草》，则阴阳未识，攻补茫然，一遇异症，何从用药？况坊刻诸书，苦无善本，非多则略。多则有望洋之叹，略则兴失载之嗟。铎斟酌于二者之间，既不敢多，复不敢略，使读者易于观览。精锐三千，胜懈卒十万也。

一、是书著述愿助刀圭，非矜笔墨，故药味无多，而义理详尽，功过不掩，而喜忌彰明，庶攻补可以兼施，寒热可以各用。倘笑铎多事，翻前人出奇，或咎铎无文，轻当世而斗异，信口雌黄，匠心骂詈，非铎敢望也。

一、著书非居胜地，则识见不能开拓。又何能得意疾书耶？铎身在舟中，目观江上，览云霞而生奇思，泛涛浪而增壮怀，故得畅抒独得，颇无格格之苦。然同心甚少，考订未弘，终觉画守一隅，不能广谈六合。

一、铎晚年逢异入于燕市，传书甚多，著述颇富，皆发明《灵》《素》秘奥，绝不拾世音浅渾，有利于疾病匪浅，惜家贫不能灾梨，倘有救济心愆，肯捐资剞劂者，铎当罄囊与之，断不少吝，以负异人之托。

山阴陈士铎远公别号朱华子识



## 劝医六则

人生斯世，无病即是神仙。能节欲寡过，使身心泰然，俯仰之间，无非乐境，觉洞天丹丘，无以过也。无如见色忘命，见财忘家，营营逐逐，堕于深渊，沉于苦海，忧愁怨恨之心生，嗔怒斗争之事起，耗精损气，而疾病随之矣。苟或知非悔悟，服药于将病之时，觅医于已病之日，则随病随痊，又何虑焉？乃咎人之过甚明，咎己之过甚拙。而且讳病忌医，因循等待，及至病成，始叹从前之失医也，已无及矣。铎劝世人，幸先医治。

人病难痊，宜多服药。盖病之成，原非一日，则病之愈，岂在一朝？无如求速效于目前，必至堕成功于旦夕。更有射利之徒，止图酬谢之重，忘顾侥幸之危，或用轻粉劫药，取快须臾，未几，毒发病生，往往不救。何若攻补兼施，损益并用，既能去邪，复能反正，虽时日少迟，而终身受惠无穷。铎劝世人，毋求速效。

病关生死，医能奏效，厥功实弘。世有危急之时，悬金以许，病痊而报之甚薄。迨至再病，医生望门而不肯入，是谁之咎欤？此视性命于鸿毛，视金钱如膏血，亦何轻身而重物乎？铎劝世人，毋惜酬功。

病痊忘报，俗子负心；病痊索报，亦医生惭德。盖治病有其功，已报而功小；治病忘其功，不报而功大。要当存一救人实意，不当惟利是图。勿以病家富，遂生觊觎心；勿以病家贫，因有懒散志。或养痍貽患，或恐吓取钱，皆入恶道。铎劝行医，幸毋索报。





人不穷理，不可以学医；医不穷理，不可以用药。理明斯知阴阳、识经络、洞脏腑、悟寒热虚实之不同、攻补滑涩之各异，自然守经达权，变通于指下也。否则，徒读《脉诀》，空览《本草》，动手即错，开口皆非，欲积功反损德矣。铎劝学医，幸务穷理。

医道讲而愈明，集众人议论，始可以佐一人识见。倘必人非我是，坚执不移，则我见不化，又何能受益于弘深乎？迩来医术纷纭，求同心之助，杳不可多得。然而天下之大，岂少奇人。博采广谘，衰获非浅。铎劝学医，幸尚虚怀。

大雅堂主人远公识





## 七方论

注《本草》而不论方法，犹不注也。《本草》中，草、木、昆、蚘属之气味寒热，必备悉于胸中，然后可以随材任用，则必胜病。若无出奇制胜方略，则如无制之师，虽暂战亦可胜于一时，未必不致败于末路。与其焦头烂额，斩杀无遗，何如使敌人望风而靡之为快哉？此七方之必宜论也。七方者，大、小、缓、急、奇、偶、复也。

### 吾先言其大方。

岐伯夫子曰：君一臣三佐九，制之大也。凡病有重大，不可以小方治之者，必用大方以治之。大方之中，如用君药至一两者，臣则半之，佐又半之。不可君药少于臣药，臣药少于佐使。设以表里分大小，是里宜大而表宜小也，然而治表之方，未尝不可大。设以奇偶分大小，是奇宜大而偶宜小也。然而用偶之方，未尝不可大。设以远近分大小，是远宜大而近宜小也，然而治近之方，又未尝不可大。故用大方者乃宜大而大，非不可大而故大也。

或问大方是重大之剂，非轻小之药也，重大必用药宜多而不可少矣。何以君一而臣三佐用九耶？是一方之中，计止十三味，似乎名为大而非大也。不知大方者，非论多寡，论强大耳。方中味重者为大，味厚者为大，味补者为大，味攻者为大，岂用药之多为大乎？虽大方之中，亦有用多者，而终不可谓多者即是大方也。

或疑大方不多用药，终难称为大方，不知大方之义在用意之





大，不尽在用药之多也。譬如补也，大意在用参之多以为君，而不在用白术、茯苓之多以为臣使也。如用攻也，大意在用大黄之多以为君，而不在用厚朴、枳实之多以为臣使也。推之寒热表散之药，何独不然，安在众多之为大哉？

或疑大方在用意之大，岂君药亦可小用之乎？夫君药原不可少用也，但亦有不可多用之时，不妨少用之。然终不可因少用而谓非君药，并疑少用而谓非大方也。

### 小方若何？

岐伯夫子曰：君一臣三佐五，制之中也。君一臣二，制之小也。中即小之义。凡病有轻小，不可以大方投者，必用小方以治之。小方之中，如用君药至二钱者，臣则半之，佐又半之，亦不可以君药少于臣，臣药少于佐也。夫小方所以治轻病也，轻病多在上，上病而用大方，则过于沉重，必降于下而不升于上矣。小方所以治小病也，小病多在阳，阳病而用大方，则过于发散，必消其正而衰其邪矣。故用小方者，亦宜小而小，非不可小而故小也。

或问小方是轻小之剂，所以治小病也。然君一臣三佐五，方未为小也。若君一臣二而无佐使，无乃太小乎？不知小方者，非论轻重，论升降耳，论浮沉耳。方中浮者为小，升者为小也。

岂用药之少者为小乎？虽小方多用，而要不可谓少用药之方即是小方也。

或疑小方不少用药，终不可名为小方。不知小方之义，全不在用药之少也。病小宜散，何尝不可多用柴胡；病小宜清，何尝不可多用麦冬；病小宜提，何尝不可多用桔梗；病小宜降，何尝不可多用厚朴？要在变通于小之内。而不可执滞于方之中也。

或疑小方变通用之，是小可大用矣。小方而大用，仍是大方而非小方也。曰：小方大用，非大方之可比，药虽多用，方仍小也。



### 缓方若何？

岐伯夫子曰：补上治上，制以缓。缓者，迟之之谓也。上虚补上，非制之以缓，则药趋于下而不可补矣。上病治上，非制之以缓，则药流于下而不可治矣。然而缓之法不同。有甘以缓之之法，凡味之甘，其行必迟也；有升以缓之之法，提其气而不可降也；有丸以缓之之法，作丸而不作汤，使留于上焦也；有作膏以缓之之法，使胶粘于胸膈间也；有用无毒药以缓之之法，药性平和，功用亦不骤也。有缓治之方，补上不补下，治上不治下矣。

或问缓方以治急也，然急症颇有不可用缓之法，岂可概用缓乎？曰：宜缓而缓，未可概用缓也。若概用缓，必有不宜缓而亦缓者矣。

或疑缓方故缓，恐于急症不相宜。不知急症缓治，古今通议，然而缓方非治急也，大约治缓症者为多。如痿症也，必宜缓；如脱症也，不宜急。非缓方皆可治急哉。

或问缓方君论至备，不识更有缓之之法乎？曰：缓之法在人而不在法也。执缓之法，以治宜缓之病，则法实有穷；变缓之方以疗至缓之病，则法何有尽？亦贵人之善变耳，何必更寻缓方之治哉。

### 急方若何？

岐伯夫子曰：补下治下，制以急。夫病之急也，岂可以缓治哉？大约治本之病宜于缓，治标之病宜于急。然而标本各不同也。有本宜缓而急者，急治其本；有标不宜急而急者，急治其标。而急之方实有法焉。有危笃急攻之法，此邪气壅阻于胸腹肠胃也。有危笃急救之法，此正气消亡于阴阳心肾也。有急用浓煎大饮汤剂之法，使之救火济水，援绝于旦夕也。有急用大寒大热毒药之法，使之上涌下泄，取快于一时也。有急治之方，庶几救本而不遗于救标，救本正所以救标矣。

或问急方治急，不识亦可以治缓症乎？曰：缓方不可以治







急，而急方实所以治缓。遇急之时，不用急方何以救其垂危将绝？若迨病势少衰而后救之，始用缓治之法不已晚乎？然急方治急，则非所以治缓乎。

或疑急方救急，似乎相宜。急方救援，恐不相合。不知缓急同治者，用药始神耳。

或疑缓急相济，固为治病妙法，然毕竟非治急之急方也。曰：以急救急，因病之急而急之也；以急救缓，亦因病虽缓而实急，故急之也。然则缓急相济，仍治急而非治缓也。

或疑急症始用急方，则急方不可用缓也，明矣。然古人急病缓治，往往有之，似乎急方非救急也。曰：急方不救急，又将何救乎？急病缓治者，非方用缓也。于急方之中，少用缓药，以缓其太急之势，非于急方之中，纯用缓药，以缓其太急之机也。

### 奇方若何？

岐伯夫子曰：君一臣二，君二臣三，奇之制也。所谓奇之制者，言数之奇也。盖奇方者，单方也。用一味以出奇，而不必多味以取胜。药味多，未免牵制，反不能单刀直入。凡脏腑之中，止有一经专病者，独取一味而多其分量，用之直达于所病之处，自能攻坚而奏功如神也。

或问奇方止取一味出奇，但不知所用何药？曰：夫奇方以一味取胜，《本草》中正未可悉数也。吾举其至要者言之。用白术一味以利腰脐之湿也，用当归一味以治血虚头晕也，用川芎一味以治头风也，用人参一味以救脱救绝也，用茯苓一味以止泻也，用菟丝子一味以止梦遗也，用杜仲一味以除腰疼也，用山栀子一味以定胁痛也，用甘草一味以解毒也，用大黄一味以攻坚也，用黄连一味以止呕也，用山茱萸一味以益精止肾泄也，用生地一味以止血也，用甘菊花一味以降胃火也，用薏苡仁一味以治脚气也，用山药一味以益精也，用肉苁蓉一味以通大便也，用补骨脂一味以温命门也，用车前子一味以治水泻也，用蒺藜子一味以明

